“双抢”时节

□ 王生文

一进小暑,南洋风就刮起来了,温度一个劲儿地往上蹿。田野里,成片的早稻在起伏中,一天比一天黄,等到黄得耀眼时,南洋风就停了,它像一个功成名就的使者,催熟了早稻,就悄然隐退了;只是,它把高温和气象学上的太平洋副热带高气压留了下来,肆意地煎熬着农事与乡村的日子,因而,一个季节才如此让农民们刻骨铭心。

这个季节便是“双抢”。“双抢”时节,农事是加倍的,既要抢收早稻,又要抢插晚秧,而且时间紧,这些农活必须在大暑至立秋这半个月内完成,因为一过立秋,插下去的晚秧就不会有好收成了,正所谓“立了秋万事休”“春插日子夏插时”,时间金贵得分秒必争。

农事重,时间紧,农民们可以赶,可以日出前而作日落后而息,苦和累是农民们的家常饭,如同餐桌上的水腌菜和盐豌豆,但要命的就是酷热。

在城里,一遇高温,就发布黄色预警,午间停产,保障供电,躲在室内的工人们想着法子避暑降温,可“双抢”时节的农民们啊,只要不是热得中了暑,就得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抢收抢插——农事催着你,生产队长、驻队工作组催着你。往前走是抢收,汗水一行行流出来,谷个子就一个个倒在了身后;往后退是抢插,汗水一串串落下来,秧苗就一排排栽在了眼前。一畦又一畦,一块又一块,脚在泥水里挪动,嗓子在烘烤中冒烟,好不容易盼到一条田埂,挣着爬上来,挺一挺弯曲的脊背,喝几口带来的被晒得热烫的水,就又下田去,而身后远处的那条田埂又变成了心中的期待。

一丝风也没有,一朵云也没有,只有太阳殷勤地执著地从早到晚炙烤着田野。空气晒热了,野草烤蔫了,农民们虽然戴着斗笠,可整天躬着腰,后背就完全暴晒在烈日下,家织布做的褂子湿了干,干了又湿,只留下斑斑汗渍盐迹,贴在身上不光像一个煎饼烙在背上,还疙疙瘩瘩的极不舒服。抵抗力强的稍好一点,抵抗力差的就过敏了,白亮亮的痱子以汗疹成块地长出来了,痒得你不得不抓,可一抓就发红发炎发热——痱子粉是起不了作用的,那是城里人搽的,带有享受生活的味儿,农民们满胸满背里都是,哪有工夫去搽,又哪有那么多的痱子粉去铺张。

太阳总算落下去了,摸着黑回到家,首要的是提几桶还有几丝凉气的水冲个澡,然后想的就是睡了。农村里没有电,蚊子、蠓子又多,能有一把蒲扇就不错了。可蒲扇又能起多少作用呢,屋内本来就闷热,又罩着厚实的蚊帐,扇也是热风,也是要流汗,干脆倒头就睡,睡成一个汗人反正也不知晓,要紧的是恢复体力。“双抢”刚开始,更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。

早稻的叶锋、谷芒和收割后留下的坚挺的稻茬,无情地划伤着农民们的手脚,三四天下来,满手满脚火辣辣地痛,接着就发炎溃烂。

插秧呢,比起收割来还要难受,薄薄的一层水早已被太阳晒得滚烫,仿佛听得见嗞嗞的声响,上面是太阳烤,下面是热水蒸,手脚浸泡的时间一长,先是发胀起皱,再就是长水痘水泡,水痘水泡一破,自然就是发炎溃烂。其实这样的发炎溃烂很好治疗,甚至可以不治而愈,只要做到休息不下水就行了。

然而这是不可能的,都休息不下水,“双抢”交给谁?“双抢”是苦的,但同时也是一年的盼头,早稻要登场,晚稻要超早稻,国家的余粮,自家的口粮,队里的积累,各家的分红,都维系在“双抢”这半个月的当口上,谁忍心休息?况且,队长和驻队工作组也不会轻易准许任何一个人在家休息。

农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,就是土法上马,用医学书上没有记载的土方子敷衍着发炎溃烂,勉强让脚能负荷行走、手能收割插秧。

不老不嫩的柳叶,被农民们从树枝上捋下来,握在手中不停地揉捏着,直至揉捏出一点一滴的青褐色汁水,用废弃的杯盖或碗底盛着,就能够用来涂抹溃烂处了。这种被农民们称做“柳叶水”的土方药,真的比碘酒、蓝药水之类的外用药管用,能消炎、干水、抗溃烂,缺点就是刺激性强,一涂到患处就让能痛得人龇牙闭眼,额头生汗,再就是不易褪色。

因而,“双抢”期间的农民,不管是刚娶进门的新媳妇,还是刚下学的小青年,无一不都是一双双黑乎乎的手脚。手脚是黑的,心里却是红的,农民们生怕自己的手脚没别人的黑,因为不黑,就表明你在“双抢”中偷了懒蓄了力,有道是“偷懒不偷双抢,耍滑不耍庄稼”。

农民们讲不出豪言壮语,但讲良心,讲道理,一样的出工记分,一样的拿筐分粮,该你做的就不能让别人去做,否则,就心不安理不得,人前说话矮三分。因此,在“双抢”这段最艰苦的日子里,农民们生产的积极性反倒是最高的,所谓队长、驻队工作组的催促,更多的时候也是一种鼓动,一种激励,如田间读报,插秧比赛,每一项活动都能让农民们兴奋好一阵子,有时,等干部一走,还在兴头上的人们便开始拉歌对歌。歌自然是以花歌情歌为主,有时是男女对唱,有时是众人轮唱。拉歌的高潮,声音亮了,调子也拖得长了,一唱三叹,荡气回肠,一时间,喝彩声、欢笑声间以难得的打情骂俏声连成一片,所有的辛苦都变成了快乐,劳动成了生活的享受。

这是一种乐观的精神,是支撑着农民们夺取“双抢”胜利的原动力。说是“双抢”,其实除了抢收抢插外,哪一样不是“抢“?收割的谷子要抢运抢脱,田要抢耕抢整,水要抢灌,肥要抢施,秧要抢扯,余粮要抢卖,一切都要抢,抢得风风火火,抢得全民皆兵,只要出得了力的,就不会在家闲着。“双抢”是一项立体运作的季节活,各个层面都需要人,因事派人,人尽其力,团结协作,有序推进,硬是不到立秋,农民们将原本黄橙橙一片的田野彻底地翻了个身,把又一轮绿色的希望种植在秋天的视野里。

“双抢”终于结束了,队长会派人去公社的食品所凭票割几斤肉回来加餐,鱼不稀罕,生产队的河渠沟汊里就有捕的。于是,“双抢”的功臣们就凑到了村头的林子里,先开会后开荤。凉风习习,蝉鸣声声,女人们大块吃肉,男人们海碗喝酒,几十双“柳叶手”使筷把盏,击掌拍胸,尽情地搅和着一村喜庆的气氛,同时,也将一个时代的特色定格在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期。

初冬的“热”

□ 付玉成

刚刚立冬,有机会再次回到阔别的故乡,秋老虎虽然已经过去,但季节仍然充满着夏的气息,初冬的正午还是单衣单裳,太阳不甘心收起它的锋芒,照在头顶滋滋冒汗,只是早晚略有凉意。也难怪,冬夏隔着秋,隔代相对亲。

从南洋回来,一共经历四个温区,体验了不同的热度。菲律宾的热是张扬的热,来得快去得也快,太阳光下很热,树阴下就很凉,映衬的是吕宋特质;北京的热是干热,恰似北方人的性格,直来直去,是从外到里的炽烤;武汉的热则是闷骚型,像南方的少女,羞羞答答的,想要从里到外的把你捂熟;故乡的热则是温柔的,像母亲一样,贴心贴肺的,热在骨子里面。

四地的热差还在于,南洋是一抹的热,从早热到晚,起床一身汗,睡觉还是一身汗,整天全身都是湿的;北京的热是白天太阳晒,早晚干风吹,空气中夹杂的是沙尘,晦晦的,涩涩的;只有武汉,潮潮的,润润的,从早到晚是慢热慢凉,有初冬堪比春天的美的婉约,若漫步在公园,听小鸟唱曲,露滴湿鞋,会流年往返,这是南洋和北京都没有的,南洋几乎没有鸟,北京的鸟很忙,只有武汉,鸟和人一样,悠闲自在,但武汉的夜间,那可不简单,酒榭歌台,花花绿绿,各种商业活动,通宵不打烊,凸显热力和张力。当然,北京和南洋也有不夜的商业,但点点星星,有些高雅的让人不敢接近,有些低俗得让人不想接近,还有一些需要冒着一丝危险才能够接近。

要说天气的热度,南洋是最高的,商业的热度则在武汉,北京和故乡热在明面上,分寸把握得很好,有时候想热不敢热,有时候不热但必须得热。在南洋,天是放肆的,在北京,天是克制的,只有武汉,天随性得很,天和人都很自然和放松。老家则单调了些,毕竟偏远,除非武汉的天能够把老家带起来!

当然,老家的热是谁也替代不了的,那是心热,越是接近故乡,心就越是赤热,它是心底自然泛起的温馨,像放电一样,从上而下流遍全身,婉如依偎在母亲的胸怀,又如吻在情人的酥唇,让人陶醉、娇嗔和眩晕,它热得忘乎所以,它热得迷了归途。

初冬的热,既是燥热,也是慢热,它热出了情怀,热出了梦想,它热得绿叶泛金光,它热得草木皆白头,它热得来年春满地,它热得秋来果满仓!

医者仁心

□ 彭庆玉

古人有云:“上医医国,中医医人,下医医病,此谓之医道。”意思是上等医生能医治国家的弊端,中等医生可以医治人的毛病,下等医生能医治身体的疾患。医者仁心,作为一名医生,不仅要掌握现代医学知识和医疗技能,还要有一颗仁爱之心,悲天悯人,尽可能给人减轻肉体及精神上的痛苦,关爱诊疗对象。

1984年春,我从事本大队民办教师兼学校校长的工作,还业余放电影抓点副业收入。某一天,曾经的同事、住在大河对岸码头村的公办教师刘老师,他的祖母逝世。为了吸引乡邻,热闹白喜事场面,以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,刘老师代表孝家,接请我们电影宣传队,晚上去放一场露天电影。

在这众多吊唁的亲朋好友中,有一位岁月不饶人其身形已略显伛偻的客人,他是刘老师不住在码头村里的老家本房叔叔,时任监利二医中医科主任。在晚宴宾客中,孝家安排我与刘主任同坐一桌就餐。

刚上桌就座,虽与刘主任多年不见,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这位年长我近三十岁的老医师那张熟悉的面孔。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懂事,很不友好地与刘主任打了一声招呼:“刘主任您好呀,这一辈子我都记得您哩!”

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,让刘大夫吃惊不小,霎那间他表情尴尬,错愕地盯着我这个唐突的陌生年轻人,仔细思索了一会儿后,低声问道:“你是?”

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是谁,而是给他简略地讲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:从前有个郎中,吹嘘自己能治驼背,他说:“背弯得像弓甚至像半圆一样的人,如果请我去医治,保管早上给他治了,傍晚就会像箭一样笔直。”有个驼背人相信了他,就让这个郎中给他治驼背。郎中要来两块门板,把一块放在地上,叫驼背人趴在门板上,又用另一块门板压在他的身体上面,然后踩在门板上使劲踩踏。驼背人的背当时是被他治直了,人很快也就被他弄死了。驼背人的儿子要到官府去告状,这郎中却轻描淡写地说:“我的职业是保证治好患者的驼背,不管人的死活!”

讲完故事,我接着愤愤不平地继续喋喋不休:“现在社会上也有不少医生,明义上是在悬壶济世、救死扶伤,实际上是个披着一件白大褂的刽子手,干的是仗势行凶、图财害命的勾当。此等庸医只注重自己个人的形象和利益,却不顾及他人的前程和命运,甚至还不惜伤害他人的健康和性命。”

刘主任听了我的一番慷慨激昂的厥词,马上就悟出了是怎么回事。他嗫嚅:“你是当年的考生?因为在我们医院体检出了毛病,而被招生学校给淘汰了的那个?”

年近退休的老主任,身体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反应迟钝,思维能力还是极强,我并没有告诉他是怎么回事,他就明白了。可见,他对自己过去在体检中检查出少数考生成绩优秀,身体却有问题而导致落选,并没有在他的记忆中完全消失。

我点头说“是的!”后,他惭愧地检讨自己:“那时,我太机械了,实在对不起。”

能说出“太机械”三个字,这话滴水不漏,说明刘大夫并不简单,是有水平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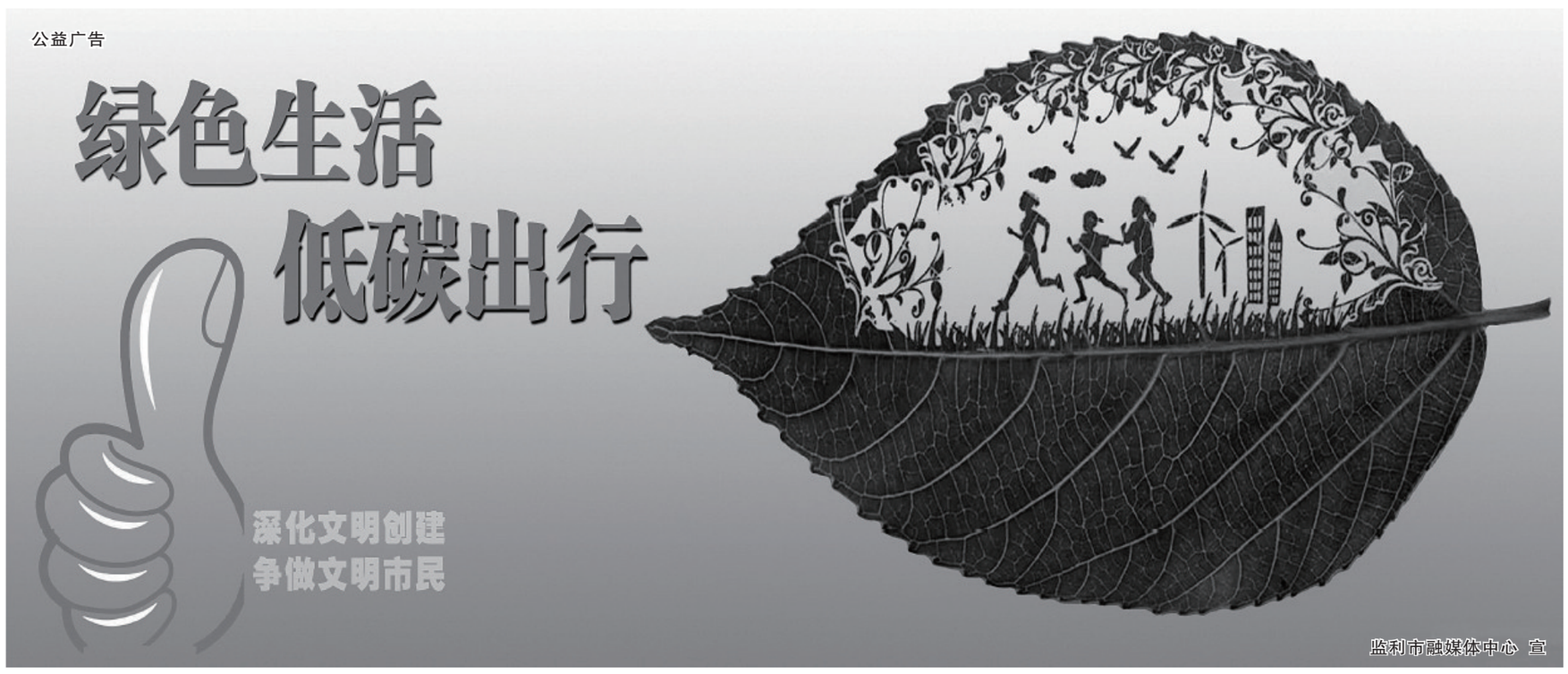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在医院小有名气的中医科主任,能在我这个无名小辈面前,承认自己办事“太机械了”,而且连连道歉说“对不起!实在对不起。”当时弄得我这个因体检而未跳出农门者,当着他的面不好意思询问,当初他用手摸一摸就断定我为“肝大二指”的诊断是否百分之百的准确。

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,我顺利地考过了湖北省录取分数线。这年5月,我丢了民办教师的工作,正日复一日地在泥水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改造。当时,在百里挑一的高考中好不容易胜出,对一个朝思暮想跳出农门的农村青年来说,是何等的欢欣雀跃啊。然而,在招生体检过程中,却被这位刘主任大夫用他那灵巧的双手,在我肚子上按了几按,就断定我的身体有毛病,在我贴有相片的升学招生体检表上填上“肝大二指”而毁了我的升学梦。

当时,“肝大二指”的诊断,作为农村不懂医学的青年,我是深信不疑。但事后回想起来,刘主任这一“按一按、摸一摸”的诊断,却是对我的沉重打击:一是体外摸一下是否科学?比起后来出现的B超仪器还准?比肝功能的验血还准?误诊率不能说没有?造成了我因体检不合格而落选,使我正是求学的年纪,而失去了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的一次改变我农民角色命运的绝佳机会。其二是那时我对医生太信任,既然身体有了毛病就得马上医治,我找了大队赤脚医生说了我的“肝大二指”情况,他就给我开了用来肌肉注射的中药柴胡注射液,这药副作用特别大,听说在大型医院里对这种中药针剂早已禁止使用了。那年的暑期,我以民师身份在何桥中学培训中学化学一个多月,因为每天要在屁股上打两针这种纯中药制剂,打完针瞌睡就马上来了,无论我在师资培训课堂上如何强打起精神,大脑总是迷迷糊糊的。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太可惜了,不但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,就连培训的知识也没能完全学到。

第二年,我又参加了一次全省招生统考,也是超过了录取分数线。那一年招生体检内科检查又是这位刘主任,也还是那双让人生畏有如仪器般的双手。我战战兢兢惶恐不安地又让他摸了一会后,这一次他并没有诊断出我的肝脏大了多少,而是在我的招生体检表上很快填了“正常”二字。

如今,社会对医生的职业要求越来越高,医疗技术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在人才云集的杏林中,误人误己的庸医毕竟只是寥若晨星。难求世间人无病,但愿医者皆仁心。



你在他乡还好吗?

□ 郑天红

今夜,淅淅沥沥的小雨又把南方的夜空飘洒得一片朦胧,夜色中,我的眼前不禁又浮现起你的身影。“兄弟,你在他乡还好吗?

那个日暮的黄昏,你要离开生活了四年的荣信,你说要和表哥一起接单做工程,你执意已决,我无法挽留,只有衷心地祝福你早日实现你人生的梦想。

你在电话里盛情邀请我:“师父,来顺丰酒店,我们师徒喝一杯,好吗?”我说:“你的好意,我心领了,该我值班,走不开。”你说:“师父,这一别,不知何日能再相见,感谢在荣信这四年来你对我的关照和教诲,你给我写的人生箴言,我也会一直留在身边,伴我走天涯,见字如见人……”

听了你颇富深情、满含感伤的话语,我的心里也很难过,毕竟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风雨相伴的日子。我知道这一去,一定会酩酊大醉而无法再来上班。我知道无论我的祝福多么深切,无论我的情感多么真挚,我没有到场去用行为体现心语,你都会深感遗憾,觉得为师不够义气,没有为你送行。

还记得四年前的一个上午,主管带着身材高大,双目炯炯有神,身上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的你来到我的身边,叫我带一下你,你满脸笑容的对我叫道:“师父,以后请多多指教。”那天起,我们就成了师徒。

以后的日子里,我倾尽所学教你CAM的制作程序。学习中,你显示出了军人特有的品质,你不怕苦,不怕累,专检复杂难度大的资料练习,我教得认真,你也听得仔细。记忆犹深的是你牢牢记住了我教你在工艺边加光点的手势,你在我面前模仿我的姿态,左挥一下向左,右挥一下向右,你幽默的话语和诙谐的行为,伴我们一起渡过了许多难挨的深夜。每当想起你的时候,这个情节总令我轻松愉快,时时发笑。

最令我感动的一次,一天夜里,组长要我们以抽签的形式拿资料做,因为谁都不愿意做难度大系数高的“143”,“143”有一个特点就是在BGA区开窗上加一个“小尾巴”,这个小程序不知道令多少圈内人士头痛。我不幸抽中,当时我就惊呼,叫苦不迭,然而你却轻松地把这颗“炸弹”拿在了自己的手上,却把你那份容易做的资料给了我,你说你最喜欢做具有挑战性的活,这样能提高自己的技能……那个晚上,我们都下班走了,而你就是因为那些“小尾巴”一个人在漫漫长夜里苦撑到天亮,才得以把那个“炸弹”摆平。

不敢想象,你一个人在没有援助,没有指导的情形下,是如何把那些“小尾巴”装上去的,你是在替我这个师父吃苦受罪啊!每次忆起,我都深感汗颜和歉疚。

那次的感动,让我们的情义更加深厚。也是那次之后,你的技艺突飞猛进,能在工作中挑大梁。还记得那几款“856”客户的主机板吗?那都是我们师徒俩的“作品”。一想到曾经我俩并肩作战的情景,面对千丝万缕的线路分布和大大小小的焊盘,我们没有退缩,我们没有畏惧,也许是你军人的品质感染了我,也许是在漫长的岁月中,建滔精神渗透进我们的心间,所以我们没有辜负上司的信任和托付,完成了一款又一款高难度的主机板,每完成一款我们都会交流一下心得体会,以便下一次能找到更便捷的方法,期以提高工作效率。

我们不但是工作中的师徒,还是生活中的朋友。工作之余,我总喜欢听你讲特种部队里的趣闻轶事,有欢乐,也有痛苦,特别是你跳进洪流为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时的壮举,令我钦佩不已。你立下了二等战功,却让头部烙印了永远的伤痛,如今,每一次变天,你都会头痛,后来,因种种原因,你转业到了地方,你不甘平庸,觉得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,虽然离开了部队,但依然也要有所作为。为了你心中的梦想,你毅然背上行囊离开了你的家乡松滋,来到了南方。

在异乡的天空下,你做过营销员,跑过业务,做过销售,甚至做过苦力,每天累得四肢发痛,你都没有叫过一声苦,喊过一声累,你始终把军人的品质在生活中挥洒得淋漓尽致。在霓虹闪烁的都市,你也曾彷徨,也曾苦闷,你在内心叩问:人生的归宿在何方?后来,经湖北老乡介绍,你走进了建滔,加盟了荣信,于是,我有缘认识了你这个“海明威式”的硬汉。

正当我们融洽相处时,对班走了一个男孩,你被调往对班,虽然你很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。我们的交流因此而减少,尽管如此,我们依然不忘给对方传递情义。你知道我喜欢品茶,每一次进市里,都会带一点好的铁观音、普洱、龙井、绿茶等等,让我们共同品味。的确,品茶如品人生,我们饮后都会交流彼此的感觉,那份内心的温暖,就尤如铁观音的清香,流淌在我们彼此的心间。

每次我发表了文章,你比我本人都还要高兴,你要我讲构思的经过,你说:“除了教我做CAM以外,还得教我怎么写文章啊?!”

今夜,想起你的时候,我仿佛看见你挥着手势,在我面前灰谐摆弄的姿态,令我发笑,又让我有几分伤感。

在这个多雨的季节,你的业务是否繁忙?你是否也会想起曾经的师父呢?相信,纵使时光飞逝,日月变迁,往日的欢乐和苦痛,都会在我们彼此的心间留下美好的回忆!

兄弟,你在他乡还好吗?

征稿启事

《监利新闻》文学副刊,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,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:

一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;

二、作品必须原创,不得抄袭、剽窃;

三、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、散文(随笔)、评论(读书笔记、影评)为主,题材不限,5000字以内,书法、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;

四、凡向本平台投稿,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;

五、来稿请附作者简介,不得重复投稿。

投稿邮箱:556436@qq.com